

春秋左氏傳



春秋經傳集解卷第十四

杜氏 盡九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

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

人薛人圍宋彭城夏晉韓  
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  
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  
郕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  
宋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  
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

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傳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  
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爲宋  
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  
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  
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

者歸寘諸瓠丘齊人不會  
彭城晉人以為討二月齊  
大子光為質於晉夏五月  
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  
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  
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

于鄆以待晉師晉師自鄭  
以鄆之師侵楚焦夷及陳  
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爲之  
援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  
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九  
月邾子來朝禮也冬衛子

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經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鄭師伐宋夏五月庚寅夫



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  
踰卒晉師宋師衛甯殖侵  
鄭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  
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  
邾人于戚己丑葬我小君  
齊姜叔孫豹如宋冬仲孫

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  
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  
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  
虐牢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傳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  
也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

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  
百匹齊師乃還君子是以  
知齊靈公之為靈也夏齊  
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楨以  
自為櫬與頌琴季文子取  
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

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  
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  
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  
季孫於是爲不哲矣且姜  
氏君之妣也詩曰爲酒爲  
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

福孔偕齊侯使諸姜宗婦  
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  
故晏弱城東陽以徧之鄭  
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  
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  
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

春秋左傳卷之四  
若背之是弃力與言其誰  
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秋  
七月庚辰鄭伯睞卒於是  
子罕當國子駟爲政子國  
爲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  
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

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  
曰請城虎牢以徧鄭知武  
子曰善鄆之會吾子聞崔  
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  
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  
之憂不唯鄭罃將復於寡

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  
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  
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  
也豈唯寡君賴之穆叔聘  
于宋通嗣君也冬復會于  
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



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  
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楚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

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

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

大夫公子申

經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  
師伐吳公如晉夏四月壬  
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  
至自晉六月公會單子晉  
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  
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

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  
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  
及陳袁僑盟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傳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爲  
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

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  
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  
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  
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  
歸旣飲至三日吳人伐楚  
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

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  
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  
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  
遇心疾而卒公如晉始朝  
也夏盟于長檮孟獻子相  
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

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  
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  
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  
敢不稽首晉爲鄭服故且  
欲脩吳好將合諸侯使士  
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

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  
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  
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  
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  
協乃盟于郟外祁奚請老  
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

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  
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  
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  
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爲  
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  
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



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  
比舉其偏不爲黨商書曰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  
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  
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  
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

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  
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六  
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  
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  
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  
至楚子辛爲令尹侵欲於

小國陳成公使素僑如會  
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于  
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  
大夫及陳素僑盟陳請服  
也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  
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

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  
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  
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  
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  
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  
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

將伏劔士魴張老止之公  
讀其書曰曰君之使使臣  
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  
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  
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  
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

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  
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  
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  
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  
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  
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

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  
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  
禮食使佐新軍張老爲中軍司馬士富爲候奄楚司

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  
也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  
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經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  
侯午卒夏叔孫豹如晉秋  
七月戊子夫人妣氏薨葬



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  
君定姒冬公如晉陳人圍

頓鄭命鄭處於閭冬曰刺

傳四年春楚師爲陳叛故

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

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

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  
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  
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  
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  
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  
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

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  
無禮故也穆叔如晉報知  
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  
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  
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  
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

負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  
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  
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  
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  
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  
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

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  
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  
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  
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  
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  
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

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  
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  
重拜秋定如薨不殯于廟  
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  
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  
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

其咎初季孫爲己樹六檟  
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  
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  
之檟季孫不御君子曰志  
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  
其是之謂乎冬公如晉聽

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郕晉  
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  
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  
君無失官命郕無賦於司  
馬爲執事朝夕之命敝邑  
敝邑褊小闕而爲罪寡君



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  
故陳人圍頓無終子嘉父  
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  
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  
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

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  
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  
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  
伐陳必弗能救是弃陳也  
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  
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

之曰有窮后羿曰后羿  
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  
也后羿自鉏遷于窮后因  
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  
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弃  
武羅伯因熊髡尅圍而用

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  
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  
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  
浞行媚于内而施賂于外  
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  
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内

咸服翬猶不悛將歸自田  
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  
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  
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  
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  
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

<p>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p>	<p>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p>	<p><span style="border: 1px solid black; padding: 2px;">國</span>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p>	<p>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p>	<p>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p>	<p>故也昔周辛甲之為大史</p>
-------------------	-------------------	---	-------------------	-------------------	-------------------

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  
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  
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  
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  
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  
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

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  
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  
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  
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  
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  
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



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  
聳已狎其野穡人成功二  
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  
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  
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鹽  
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

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  
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  
時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鄆  
臧紇救鄆邾敗於狐駘  
國人逆喪者皆墜魯於是  
乎始墜國人誦之曰臧之

狐裘敗我於狐  
駘我君小子  
朱儒是使朱儒  
朱儒使我  
敗於邾

經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仲孫蔑衛

孫林父會吳于善道秋大  
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  
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  
于戚公至自會冬戍陳楚

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

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

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

至自救陳辛未季孫行父

卒

傳五年春公至自晉王使

王叔陳生愬戎于晉晉人  
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  
之貳於戎也夏鄭子國來  
聘通嗣君也穆叔覲鄆大  
子于晉以成屬鄆書曰叔  
孫豹鄆太子巫如晉言比

諸魯大夫也吳子使壽越  
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  
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  
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  
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  
文子會吳于善道秋大雩

旱也楚人討陳叛故曰由  
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  
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  
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  
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  
我心扁扁講事不令集人



來定已則無信而殺人以  
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  
成功九月丙午盟于戚會  
吳且命戎陳也穆叔以屬  
鄆爲不利使鄆大夫聽命  
于會楚子囊爲令尹范宣

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  
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  
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  
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  
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子  
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

城棣以救之季文子卒大  
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  
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  
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  
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  
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

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經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  
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奔  
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莒  
人滅鄆冬叔孫豹如邾季  
孫宿如晉十有二月齊侯

滅萊

傳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  
以名同盟故也宋華弱與  
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  
謗也子蕩怒以弓楛華弱  
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

桎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  
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  
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  
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  
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  
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

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莒人滅鄆鄆恃賂也冬穆  
叔如邾聘且脩平晉人以  
鄆故來討曰何故亡鄆季  
武子如晉見且聽命十一  
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於

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  
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  
堙之環城傳於塚及杞桓  
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  
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  
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



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

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

宇獻萊宗器于襄宮晏弱

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

遷萊于郕高厚崔杼定其田

經七年春郟子來朝夏四

月三十郊不從乃免牲小  
邾子來朝城費秋季孫宿  
如衛八月螽冬十月衛侯  
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  
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  
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

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

子于鄆鄭伯鬲頑如會未

見諸侯丙戌卒于鄆陳侯

逃歸

傳七年春邾子來朝始朝

公也夏四月三卜邾不從

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  
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  
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  
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  
後卜郊宜其不從也南遺  
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

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  
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  
故季氏城費小邾穆公來  
朝亦始朝公也秋季武子  
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  
報非貳也冬十月晉韓獻

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  
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  
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  
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  
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  
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

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  
爾景福恤民爲德正直爲  
正正曲爲直參和爲仁如  
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  
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  
朝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

使掌公族大夫衛孫文子  
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  
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  
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  
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  
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



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

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

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

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

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

蛇必折楚子囊圍陳會于

鄰以救之鄭僖公之爲大  
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  
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  
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  
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  
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

鄒子馬四相又不禮焉侍者  
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鄒子  
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瘡  
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  
奉而立之陳人患楚慶虐  
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

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  
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  
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  
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  
陳侯逃歸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夏葬鄭僖公鄭人侵蔡獲

蔡公子燮季孫宿會晉侯

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

于邢丘公至自晉莒人伐

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

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

士匄來聘  
朝於魯  
晉如  
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  
傳  
朝聘之數  
鄭羣公子以僖  
公之死也  
謀子駟子駟先  
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  
子熙子侯子丁孫擊孫惡

出奔衛庚寅鄭子國子耳  
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

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

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

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

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

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  
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  
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何言  
焉將爲戮矣五月甲辰會  
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  
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



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

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

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

侯也莒人伐我東鄙以疆

鄆田秋九月大雩旱也冬

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

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  
孔子蟯子展欲待晉子駟  
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  
人壽幾何北云詢多職競  
作羅謀之多族已之多違  
事滋無成已急矣姑從楚

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  
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  
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  
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  
寇不爲害民不罷病不亦  
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

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  
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  
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  
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  
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  
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

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  
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間  
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  
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  
四馬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  
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

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  
于道請從楚駢也受其咎  
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  
于晉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  
倣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  
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

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  
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  
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  
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  
衆夫婦男女不皇啓處以  
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

告臣死亡者非其父兄即  
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  
庇臣知窮困而受盟于楚  
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  
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  
人子負對之曰君有楚命



亦不使一个行李告于寡  
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  
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  
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  
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

宣子賦標有梅季武子曰  
誰敢哉今驛於草木寡君  
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  
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  
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  
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

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

王以爲子孫藏也先君

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

子以爲知禮

經九年春宋災夏季孫宿

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

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  
穆姜冬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  
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  
于戲楚子伐鄭

傳九年春宋災樂喜爲司  
城以爲政使伯氏司里火  
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  
畚楬具綆缶備水器量輕  
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  
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

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  
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  
司向戍討左亦如之使樂  
端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鄭  
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  
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

府守令司宮巷伯徹宮二  
師命四鄉正敬享祝宗用  
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  
之外晉侯問於士弱曰吾  
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  
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

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  
火是故味爲鶉火心爲大  
火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  
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  
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  
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



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

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

亂無象不可知也夏季武

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穆

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

遇艮之八  史曰是謂艮

之隨  隨其出也君必速

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

元亨利貞無咎元體之長

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

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

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

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  
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  
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  
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  
作而害身不可謂利弃位

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  
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  
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  
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秦  
景公使士稚乞師于楚將  
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

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  
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  
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  
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  
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  
阜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

知營稟焉以爲政范匄少  
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  
軍韓起少於欒厭黑而欒厭黑  
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  
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  
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

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  
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旣  
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  
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爲  
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  
報也冬十月諸侯伐鄭庚

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鄭

從荀罃士匄門于鄆門衛

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

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韓

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

杞人邠人從趙武魏絳斬



行粟甲戌師于汜令於諸  
侯曰脩器備盛餼糧歸老  
幼居疾于虜牢肆眚圍鄭  
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  
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  
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

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  
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  
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  
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  
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  
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

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  
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  
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  
公子駢公子發公子嘉公  
孫輒公孫薑公孫舍之及  
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

士莊子爲載書曰自今日  
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  
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  
如此盟公子駢趨進曰天  
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  
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

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  
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  
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  
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  
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  
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

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  
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  
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  
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  
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  
禮何以主盟媿而退脩

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  
必今日我之不德良將弃  
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  
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  
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  
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

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  
侵鄭次于陰口而還子孔  
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  
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  
曰不可公送晉侯晉侯以  
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



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

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

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

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

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

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享

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  
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  
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  
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  
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  
廟假鐘磬焉禮也楚子伐

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  
驕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  
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  
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  
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  
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

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  
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  
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  
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  
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  
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

而歸晉侯歸謀所以息民  
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  
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  
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  
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  
更賔以特牲器用不作車

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

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春秋卷第十四

晉欒黶之舍餽蘇衆以資

晉欒黶之舍餽蘇衆以資

春秋經傳集解卷第十五

晉朝杜氏盡十五年東

經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

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杞伯小邾子齊世子

光會吳于相夏五月甲午

遂滅偃陽公至自會楚公

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秋莒人伐我東

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

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  
公孫輒戍鄭虜牢楚公子  
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傳十年春會于柤會吳子  
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

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  
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  
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  
是衛而皆不敬弃社稷也  
其將不免乎夏四月戊午  
會于柤晉荀偃士匄請伐

偃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  
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  
勝爲笑固請丙寅圍之弗  
克子孟氏之臣秦堇父夫車重  
如役偃陽人啓門諸侯之  
士門焉縣門發郚人紇挾

之以出門者狄虎彌建大  
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  
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  
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  
如虎者也主人縣布董父  
登之及塚而絕之隊土則又

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  
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  
軍三日諸侯之師久於偃  
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  
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  
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

其閒曰女成二事而後告  
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  
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  
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  
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  
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

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  
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  
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  
滅之書曰遂滅偃陽言自  
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  
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

偏陽光啓寡君君羣臣安矣  
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  
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  
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  
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  
以桑林荀罃辭荀偃士匄



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  
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  
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  
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  
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  
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

本<sup>十</sup>請禱焉荀罃不可曰我  
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  
神於彼加之晉侯有間以  
偁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  
夷俘偁陽妘姓也使周内  
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

也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  
爲右生秦丕茲事仲尼六  
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  
于訾毋庚午圍宋門于桐  
門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  
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

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  
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  
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  
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大  
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  
諸大夫皆以爲然故鄭皇

耳帥師侵衛楚令也孫文  
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  
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  
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  
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  
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

皇耳于犬丘秋七月楚子  
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還圍  
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  
耳侵宋北部孟獻子曰鄭  
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  
不堪競況鄭乎有災其執

政之三士乎莒人聞諸侯  
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諸  
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  
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己酉  
師于牛首初子馬與尉止  
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

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  
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  
遂弗使獻初子駟為田洫  
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  
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  
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



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爲司  
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  
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  
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  
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  
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

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  
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  
子西聞盜不做而出尸而  
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  
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  
產聞盜爲門者庀羣司閉

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  
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  
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  
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  
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  
臣尉翩司齊奔宋子孔當

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  
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  
之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  
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  
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  
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

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  
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  
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  
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  
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  
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諸

侯之師城虜牢而戍之晉  
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  
之書曰戍鄭虜牢非鄭地  
也言將歸焉鄭及晉平楚  
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  
師還鄭而南至于陽陵楚

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  
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  
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  
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  
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  
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

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  
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  
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  
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  
盟纒厭黑欲伐鄭師荀罃  
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



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  
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  
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  
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  
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  
而歸楚人亦還王叔陳生

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  
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  
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  
遂虘之晉侯使士匄平王  
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  
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

坐獄於王庭士匄聽之王  
叔之宰曰箠門閨竇之人  
而皆陵其上其難爲上矣  
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  
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  
而賜之駢旄之盟曰世世

無失職若筭門閏竇其能  
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  
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  
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  
勝其富吾能無筭門閏竇  
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

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爲卿士以相王室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  
三軍夏四月四卜郊不從  
乃不郊鄭公孫舍之帥師  
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  
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

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  
城北公至自伐鄭楚子鄭  
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伐鄭會于蕭魚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冬秦  
人伐晉  
傳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  
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  
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  
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



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  
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  
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  
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  
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  
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

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  
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  
舍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  
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  
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  
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

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  
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爲惡  
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  
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  
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  
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

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  
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  
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  
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  
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  
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

子展侵宋四月諸侯伐鄭  
己亥齊太子光宋向戌先  
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  
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  
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  
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

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  
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  
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  
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  
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  
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

蕓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  
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  
將并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  
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  
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  
明神殛之俾失其巳墜土命

亡氏踣其國家楚子囊乞  
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  
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  
之丙子伐宋九月諸侯悉  
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  
大宰石彘如楚告將服于



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  
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  
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  
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  
人言使人也諸侯之師觀  
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

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  
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  
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  
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  
禮而歸之納斥侯禁侵掠  
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公使

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軌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

鐘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  
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  
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  
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  
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  
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

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  
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  
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  
有焉抑臣願君之安其樂  
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  
子殿天子之邦樂旨君子

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  
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  
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  
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  
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  
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

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

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

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

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

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

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

禮也秦庶長鮑庶長武帥  
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  
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  
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  
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  
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  
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  
帥師救台遂入鄆夏晉侯  
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  
乘卒冬楚公子貞帥師侵  
宋公如晉

傳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  
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  
鄆取其鐘以爲公盤夏晉  
士魴來聘且拜師秋吳子  
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  
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

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  
族於禰廟是故魯爲諸姬  
臨於周廟爲邢凡蔣茅胙  
祭臨於周公之廟冬楚子  
囊婁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  
揚梁以報晉之取鄭也靈

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  
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  
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  
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  
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  
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

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  
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  
之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  
辱禮也秦嬴歸于楚楚司  
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  
禮也

經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邾秋九月庚辰楚子  
審卒冬城防魏未楚楚  
傳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  
獻子書勞于廟禮也夏邾  
亂分爲三師救邾遂取之

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

曰滅弗地曰入荀螢士魚方

卒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

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

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

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

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  
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  
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  
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  
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  
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



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  
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  
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  
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  
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  
讓絜厭黑爲汰弗敢違也晉

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  
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  
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  
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  
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  
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

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  
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  
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  
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  
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  
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

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  
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  
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  
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  
國家之敝恒必由之楚子  
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

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  
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  
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  
于鄢以辱社稷爲大夫憂  
其弘多矣若以太夫之靈  
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

春秋寗宓之事所以從先  
君於禰廟者請爲靈若厲  
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  
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  
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  
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

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  
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  
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  
之共大夫從之吳侵楚養  
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  
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

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

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

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

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

為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

靡有定冬城防書事時也



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  
畢農事禮也鄭良霄大宰  
石彘猶在楚石彘言於子  
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  
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  
增脩德而改卜今楚實不

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  
除其偏使睦而疾楚以固  
於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  
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  
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  
歸之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  
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  
宋人衛人鄭公孫萬曹人  
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  
小邾人會吳于向二月乙  
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

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  
衛北宮括鄭公孫萬螽曹人  
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  
小邾人伐秦己未衛侯出  
奔齊莒人侵我東鄙秋楚  
公子貞帥師伐吳冬季孫

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  
林父鄭公孫萬蚩莒人邾人

于戚

傳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  
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范  
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

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  
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  
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  
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  
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苦  
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

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  
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  
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  
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  
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  
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

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  
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  
嶽之裔胄也毋是翦弃賜  
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  
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  
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



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  
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  
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  
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  
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  
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

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  
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  
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  
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  
離邊今官之師旅無乃實  
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

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  
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  
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  
亦無魯焉賦青蠅而退宣  
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  
悌也於是子叔齊子爲季

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  
魯幣而益敬其使吳子諸  
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  
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  
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  
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

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  
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  
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  
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弃  
其室而耕乃舍之夏諸侯  
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

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  
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  
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  
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  
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  
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

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  
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  
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  
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  
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  
進師皆從之至于械林不

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  
駕塞井夷竈龜唯余馬首是  
瞻欒黶黑曰晉國之命未是  
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  
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  
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



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  
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  
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  
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  
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  
曰此役也報欒之敗也役

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  
位於戎路敢不恥乎與士  
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纒  
麇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  
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  
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

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於

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

伐秦不書惰也向之會亦

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

書於伐秦攝也秦伯問於

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

對曰其藥氏乎秦伯曰以  
其汰乎對曰然藥厲汰虐  
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  
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  
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  
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藥

厭黑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  
子所施沒矣而厭黑之怨實  
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爲  
知言爲之請於晉而復之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  
食皆服而朝曰盱不召而

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  
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  
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  
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  
章大師辭師曹請爲之初  
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

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  
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  
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  
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  
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  
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

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  
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  
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  
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  
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  
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



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  
如鄆使子行於孫子孫  
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  
追之敗公徒于阿澤鄆人  
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庚  
公差庚公差學射於公孫

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  
子魚曰射爲背師不射爲  
戮射爲禮乎射兩鞫而還  
尹公佗日子爲師我則遠  
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  
而射之貫髀子鮮從公及

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  
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  
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  
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  
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  
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四  
百  
忍  
堂

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

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  
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  
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  
叔儀對曰君羣臣不佞得罪  
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  
悼棄之以爲君憂君不忘

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  
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  
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  
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  
叔儀以守有母弟鱣以出  
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

歸乎齊人以邾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邾糧歸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宓殖相之以聽

猶

命於諸侯衛侯在邾臧紇  
如齊唁衛侯與之言  
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  
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  
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  
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



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  
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  
之欲無入得乎師歸自伐  
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  
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  
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

於是知朔生盈而死盈生  
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  
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  
舍之師曠侍於晉侯晉侯  
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  
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

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  
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  
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  
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  
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  
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

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  
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  
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  
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  
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  
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

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  
士有朋友庶人工商阜隸  
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  
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  
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  
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

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  
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  
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  
故夏書曰適人以木鐸徇  
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  
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

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  
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  
以從其淫而弃天地之性  
必不然矣秋楚子爲庸浦  
之役故子囊襄師于棠以伐  
吳吳不出而還子囊襄殿以

吳爲不能而弗做吳人自  
皐舟之隘要而擊手之楚人  
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  
公子宜穀王使劉定公賜  
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  
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



臣世胄大師以表東海王  
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今  
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  
纂系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  
哉無廢朕命晉侯問衛故  
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

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  
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  
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  
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  
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  
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

戚謀定衛也范宣子假羽  
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  
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  
謂子囊忠君薨死不忘增其  
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

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  
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經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  
戍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戍  
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

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  
帥師城成郛秋八月丁巳

日有食之邾人伐我南

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

周卒

傳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

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  
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  
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  
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  
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  
齊卿不行非禮也楚公子

午爲令尹公子罷能戎爲右  
尹蒧爲子馮爲大司馬公子  
橐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  
左司馬屈到爲莫敖公子  
追舒爲箴尹屈蕩爲連尹  
養由基爲宮廩尹以靖國

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  
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  
則民無覩心詩云嗟我懷  
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  
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  
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  
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  
產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  
十乘與師伐師慧三月公  
孫黑爲質焉司城子罕以  
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

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  
武子寘諸卞鄭人醢之三  
人也師慧過宋朝將私焉  
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  
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  
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

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  
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

固請而歸之夏齊侯圍成

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

鄆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

于晉晉將爲會以討邾莒

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  
卒遂不克會鄭公孫夏如  
晉奔喪子蟜送葬宋人或  
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  
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  
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

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  
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  
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  
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  
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  
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

而後使復其所十二月鄭

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

氏亦入對鞶不取如越

不若以命有其實壽首而告

春秋卷第十五

曰舜其不貪為寶爾心至